



卷七十一

冕服
衮冕

冕服

十二章之服

大裘而冕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色作服汝明孔氏曰日月星為三辰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

典命上公兩已相背命其衣服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

為節兩已相背命其衣服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

命其大夫士

命其大夫士

命其大夫士

書名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

本宋陳祥道撰
卷七十一
經禮三禮總義 宋
貴重 8
A259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59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彩色首頁1

內容分類
系書號
編號

撰者
卷

玉而不康之於玷蓋亦兩心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
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禘祫上

禘祫下

禘禮

東

昭

昭

昭

禘

昭

之廟

果

果

果

南

南

南

禘禮

昭

昭

昭

招致
之玉

思

舞

舞

士虞禮曰哀薦禘事

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先也

喪服都邑之士則

知尊禘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

其始祖之所出始祖之所自謂祭天也非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謂是禘也禘言饋食互相備也魯禮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今後每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正喪也
若僖公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大禘于大廟雖少四月僖公三年亦禘於
祭此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於群廟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八年皆禘於
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於
宣公二年既有禘是明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
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五年之中一禘一禘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彝雖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謂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鄭氏曰追享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

洗為羽靈鼓雷鼓鼗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郊氏曰此三者詩皆禘大祭也

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正義云毛於禘禘其言不明惟闕書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為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禘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鐸又祭則禘是宗廟之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禘然禮宜小者謂大者稀而禮宜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其實禘禘自相即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禘于大廟公羊曰大禘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于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具禘大於禘也

高宗也祀當為禘高宗能始合祭於契之廟也古者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禘禘閏二年春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却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議其速明當異歲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禘祭六年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禘祭六年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禘祭六年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犴牲禘於郊禘於宗禘於廟禘於壇天子諸侯之喪也君之主不袒服後也
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禘諸侯先時禘而後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不群廟自廟之後五年丁酉再禘祭一禘一禘諸侯於
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去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長發大禘也大禘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犴牲禘於郊禘於宗禘於廟禘於壇天子諸侯之喪也君之主不袒服後也
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禘諸侯先時禘而後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不群廟自廟之後五年丁酉再禘祭一禘一禘諸侯於
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去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
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
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
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
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
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
其來太祖廟三尸也故去獻昭尸加穆尸之禮
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
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
降神之樂大司樂去黃鐘為宮以下等樂去若九亦人鬼可得而祀矣
鄭氏云人鬼謂后穆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祀之以王然後
合樂而祭焉
則不據文武也其裸罇用鷄彝鳥彝司罇彝去春祠夏為裸
用鷄彝鳥彝以禘在夏
故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
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加室中之左右也

禮以下昭穆昭也西穆車面文武以下穆
春在西東面守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

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凡祭之禮皆謂行裸謂之晨裸
繼以朝饗次乃饋饗以下是則

每廟各行此禮以其孔煩難可以一日而畢又垂朝饗之義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

禘大禘心鄭玄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禘于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備五齊三

酒禘唯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

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

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

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坐坐而孫從王父法要
注曰始

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

也于北面故曰穆穆也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
高廟為常後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禘祭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
帝為穆惠景文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表准曰禘及壇
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
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
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禘祭者大於四時
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禘兩
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祭十四年祭凡閏合二則
十年四祭與禮五年再祭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
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許慎釋名云
口終者謂孝子三年喪於則禘於大廟以改新死者也

學博禮記述初禘云三年之喪其禘三十五月則五年
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於禘雖有定年而文
無定月按禮記去夏六月以禘禮於廟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秋于禘
說蒼曰五年再祭象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
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
曰特約非禘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
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說議每三十月當禘祀唐陸淳
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
主為其踈遠不敢親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
年一行可知也鄭氏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

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
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
絕祭者有四種兩非閔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爾何謂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字說
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
之甚此文出自臧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相譚
賈逵葉暹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氏述之通於五經
其為誣竊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
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天子
之禮與首諸侯所自本舉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
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以其

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公明用其禮物耳不追

配文王也本以夏之五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

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自五月自至可以有重于上禘今備引諸經

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其不當言又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禮記云致夫人也左氏

云丞嘗禘于廟又去禘于武宮僖官襄宮又晉人以寡

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襄矣魯公廟禘也郊特牲曰春

禘而秋嘗鄭注禘明堂位曰春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夏四月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禘夏禘鄭氏

云夏商時禮也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

尼燕居云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王制云春禘夏禘鄭云商時禮也又云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然則不禘鄭云虞夏禘侯歲朝廟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雖禘大祖

也鄭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

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

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

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要云禘于武宮信官襄宮皆妄引禘文

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

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物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物以金購通書此儒者私撰禮篇爾皆約春

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春秋未流弟子

著不廣蓋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二年三月吉禘于五如此也所以或謂之春夏各各自著書不相揆會理可

而鄭立不禘且意故注列特性云禘當為初祭義

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

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

於禘觀什注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禩五年大

禘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

禘之大若迎群廟之主何得於禩廟迎之又曾子問篇

于何得不序在引下文乖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生云

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大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大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為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

三怡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自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禘

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祭處則

禘不為祭明矣勢重太義也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祭

祭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
本魯禮也不合施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實祭
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
見矣或曰禘非粢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
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而往助
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
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懈慢也夫子退
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六事莫不
知也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
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
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

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
達經意相訟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子所嘆若非為禮別致虧禮則春秋
何不書乎文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
時又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解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
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記者不達
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
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
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
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
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絜絜則不禘信如鄭說
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絜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去夏初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初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一用之又云君曰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立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禘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曰禘者非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大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祀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繭栗則太皞之禘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以禘禘俱大祭禘則於郊禘則於廟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文武為昭穆列

已數廟及未數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子謂凡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之

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

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以之說若信

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已

上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周

禮大宗伯以肆裸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裸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

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裸獻為主

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禘也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

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

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

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禘

三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

五年一禘

羊曰大事者何禘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二年八月喪未畢而禘且

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后

四月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

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

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

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禘士虞禮曰衰薦禘事虞而欲合祭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禘也踰年

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

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

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

為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

畢禘于其廟然後禘於太廟明年

畢之禘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

于群廟是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其廟或官葬

之禘非禮也周公其義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

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禘及其高祖是學士大

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

禘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禘則周公有大

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則禘可施於群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

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

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象閏五

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

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康成以配

祖之禘為圓丘之祭以群廟之禘為魯之正禮於是謂
禘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禘後終則禘先禘後此不經之
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
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
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
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禘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
康成謂禘在三年張純謂禘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
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
也禘以合群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
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禘禘禘禘禘禘為三年之禘而
禘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同歲太
常議曰今太廟禘禘禘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

禘禘

禘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禘求禮
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禘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公羊傳曰毀廟之王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

廟之主舉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禘禘制去禘不

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中祭之陸淳謂禘祭不兼群廟為其疎遠

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

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

太祖太祖后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

與夫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饗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

陽而宗禹周人禘饗而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
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
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
郊其近而祖其遠高陽之猶子孫高陽之子與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

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
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

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幕思也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報焉杼杼以康能帥

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契后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高圉高圉報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

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
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禮記三十三有郊禘祖宗之體

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

禮與康成禘治志曰禘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禘

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

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禘隆殺之辨掌客

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

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藟栗

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齊又曰天子親春

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

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

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

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禘則禘非大於禘矣又曾子問王

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於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禘而已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禘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終

禮書卷第七十二

時祭之禘

月祭時享

二代祭時

天子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卜郊

時祭之禘

招

巫

石

大用

禘

禘

禘